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5)05—0076—04

善与恶的对决

——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审视莎氏悲剧《哈姆雷特》

丁礼明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本文拟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审视莎士比亚的千古名剧《哈姆雷特》, 摒弃以往专注研究该剧的“复仇”主题, “性格悲剧”或“生与死问题悲剧”一面, 从基督教文化角度分析该剧中侧重人性善与恶的决斗主题, 旨在更加全面地看待古典悲剧作品, 以便挖掘其深度文化内涵。

关键词:复仇; 善与恶; 决斗; 基督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 I07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千古名剧。自从作品问世以来的四百年间, 研究此剧的学者及其论文和专著不计其数, 充分印证了《哈姆雷特》具有丰富内涵和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外国文学评论”2002 年第 1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哈姆雷特”: 演绎人类生死问题的悲剧》的文章。文章认为“如果不把《哈》剧视为‘复仇剧’或‘性格悲剧’, 而是看成一部‘生死问题悲剧’, 就不会有情节不连贯的问题, 因为生死问题贯穿了全剧”(外国文学评论第 43 页)。作者反对像传统派人士那样从人物性格上去认识这部剧作。他的结论是“停留在个人性格认识上, 无论剖析多么入微, 见解何等深刻, 都难免见树不见林的弊病”(外国文学评论第 45 页)。这一席话几乎否定了 19 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精心研究的成果, 好像只有“生死论”才是最能包容莎氏悲剧思想, 才能对《哈》剧做出最恰当的分析。可见各有一家之言。

杨周翰先生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的引言中对 17 世纪以来莎评的发展用“汗牛充栋”等字眼来

形容其数量之多, 范围之广; 卞之琳先生则在其所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的译者引言中也突出一点: 以“四大悲剧”为中心的莎士比亚戏剧, 三四百年来, 从纵和横两方面得到专家与学者评论, 既没有中断, 也没有止境。由此而引发的诠释与阐释, 层出不穷, 各有能自圆其说, 不乏一见的不同领悟, 足见戏剧本身内涵的深广(“莎剧四种”第 21 页)。正因为不同阶级不同流派在不同年代以不同的观点论述莎剧, 或褒或贬, 才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也正是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推动莎剧研究的更进一步。当然, 这也充分证明莎翁作品的不朽魅力。

但是, 从《哈姆雷特》剧诞生至今, 人们往往过多关注的是该剧的中心人物哈姆雷特。无论是专家还是学者都集中于他的悲剧性格, 或是他因父被害而选择复仇等。可见, 人们都忽视了对莎剧《哈姆雷特》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 尝试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去分析该剧中侧重人性善与恶的决斗主题, 旨在更加全面地看待古典悲剧作品, 以便挖掘其深度文化内涵。

收稿日期: 2005—02—26

作者简介: 丁礼明(1967—), 男, 安徽淮北市人, 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2 对《哈姆雷特》的传统阐释——对复仇剧的不同阐释

三百年来人们对莎剧的评论无一例外都集中在四大悲剧中的《哈姆雷特》上。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此剧并非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而是源自北欧一个广为流传的古老悲剧故事，以至于后来的人们总是论则论其悲剧性的艺术特点，在原始情节中，复仇是公开地、顽强地去做，因为在纪元前的丹麦，复仇并不违反道德与宗教的法规，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后来的莎评家都是基于这一点去对《哈姆雷特》剧的复仇主题展开评论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贝尔福改编了阿姆莱斯复仇的故事，将其译成法语，收入到他的《悲剧故事集》中（1576年）。贝尔福改变的《哈》剧叙事主线、人物模式以及故事素材大都出现在莎士比亚编写的剧中，其中包括有奸情、弑兄、复仇、装疯以及利用哈姆雷特的同学和情人来刺探哈姆雷特等。但是莎士比亚的《哈》剧与贝尔福的《哈》剧之间，还有很多的差别。1589年出现一个“蓝本”，据说是托马斯·基德所编写。基德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比莎士比亚长七岁。他写过《西班牙悲剧》，而根据此“蓝本”编写的德国剧本《弑兄受惩记》（1710年）恰恰就出现了莎士比亚《哈》剧中的鬼魂的召唤、戏中戏、哈姆雷特放过祈祷的国王、女友奥菲利亚的精神失常，以及毒剑、毒酒引出的悲剧高潮等情节。但是基德的《哈》剧缺少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剧中的悬念丛生，人物刻画复杂性和多样性，整体构思的新颖独特性和莎士比亚无与伦比的诗行绝句。（《哈姆雷特》剧焦再论 第51页）

莎士比亚的《哈》剧涉及的问题太广泛了，如思想、政治、社会、道德、人生和宗教等。马中元教授在他的《哈姆雷特》剧焦再论》中把这些问题归结为：随着戏剧冲突的展开，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不可否定的中心——复仇。这一根据是在16、17世纪时把杀人报仇，一命抵命视为英国普遍的现象。而且，他把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分为两种：一是体现在思想上的，一是真正付诸行动上的。思想上的复仇准备按剧情发展依次为：第一幕第五场哈姆雷特与鬼魂邂逅，了解父王被害真相，痛下决心：“记着你！是的，我要从我的记忆碑版上，失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的脑筋的书卷里不掺一点罪恶下贱的废料；是的，上天为我作证！”

第二幕中，他请戏班里的一个戏子背诵一段慷慨激昂的剧词，是一段伊尼阿斯对狄多讲述的故事。之后，哈姆雷特在他的第二个内心独白中，再下决心：“嘿！我应该忍受这样的侮辱，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心肝、逆来顺受的怯汉，否则我早已用这奴才的尸肉，喂肥了满天盘旋的乌鸦了…啊！复仇！”（《哈》剧第60页）第三幕戏中戏之后，鬼魂再次出现，哈姆雷特复仇之火再次点燃：“不要瞧着我，免得你那种可怜的神情反会妨碍我的冷酷的决心；…”（《哈》剧第90页）最后复仇的决心已定是在决斗之前，他勇敢地接受挑战——“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生死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不是在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看我的了”。（《哈》剧第137页）至此，在思想上，哈姆雷特完全做好了复仇的准备。再者，哈姆雷特的复仇与雷欧提斯的简单、草率的报复行动和福丁布拉斯（挪威王子）头脑清醒先决心为父报仇，但遭时任挪威国王的叔父批评之后，毅然放弃复仇，可谓是智者的复仇；知不可为而不为。哈姆雷特的为父复仇的下决心过程及复杂性与他们截然不同。哈姆雷特是在下决心的同时不断地审慎地寻找理由、证据和复仇的方式，以在最恰当的时机，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他不是鲁莽、单纯的雷欧提斯，也不是勇猛非常但不坚持己见的福丁布拉斯。他有“一颗高贵的心”，是“潮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哈》剧第66页）他沉着冷静、审时度势，而且是有勇有谋，在这方面别人是望尘莫及的。讲到行动上的复仇，哈姆雷特更是运筹帷幄和足智多谋。他第一个行动就是安排了戏中戏，使其叔父露出破绽，可谓是“原本是乔武统治的雄邦，而今王位却坐着——孔雀”。（《哈》剧第79页）接着误杀了窃听的波洛涅斯。第三次行动时一举杀死了企图在海上欲置他于死地的国王特使吉尔登斯和罗森格兹。最后，与雷欧提斯进行一场由国王安排的比武，在善与恶的决斗中，虽败犹荣。哈姆雷特最终杀死了谋害父亲的国王，完成了鬼魂托付于他的神圣使命。

由此看来，说《哈姆雷特》剧是复仇剧是顺理成章。C·H·霍尔曼在他编写的“文学词语手册”中将这种为父报仇的剧称为“复仇剧”，（手册第377页）看来也是名正言顺了。

3 基督教文化视角审视善与恶的对决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被他同时代的本·琼生被誉为“时代的灵魂”,并且“属于所有的时代”。(《埃文河畔的巨人莎士比亚》第54页)他深入到人的更深层领域——心灵世界,面对情感与理性、原欲与道德、个体与群体,他苦苦思索着命运与归宿的问题。可见,他的探索中一方面透出浓郁的人文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浸透着基督教文化的博爱思想与忏悔意识。他在人性善与恶的纠结与斗争中充分展示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他的迷惘与困惑,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具体地说,在《哈》剧中我们处处可以找到莎士比亚对人性善与恶对决的思考与探索。可以说,基督教文化中的善恶观念,在《哈姆雷特》剧中构成一个核心内涵。虽然基督教的教义比较复杂,各教派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但基本信仰还是得到各教派公认的。基督教的教义可归纳为两个字——“博爱”。在耶稣眼里,博爱分为两个方面: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耶稣曾经说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37—40节)是:人应该自我完善,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应该忍耐、宽恕,要爱仇敌,并从爱仇敌进而反对暴力反抗。只有做到上述要求,才能达到博爱的最高境界——爱人如己。从这一点来看,哈姆雷特在“戏中戏”时发现叔父的破绽,后跟踪到他向上帝忏悔的地方,却没有及时解决杀父的凶手是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的。

从另一方面看,按照基督教文化说法,恶是从人的原罪即欲望中诞生,世界与人的种种灾难和不幸皆源于此。而且,人的欲望中恶的一面的存在,正说明恶和罪的属人性和自然性。在人人皆有罪的前提下,罪恰恰成了人所共有的一般特征——人与恶同在。因此,罪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就彻底否定了理想人格的存在。善则是人性中趋向于完美人格的力量,是对人自身完美的理想化寻求。在莎氏悲剧尤其是在《哈姆雷特》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丑恶、残忍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对决。人的这种固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人类悲剧的必

然性,善不足以制恶,在善与恶、恶与恶的冲突中,就导致了冲突双方的毁灭、死亡或者同归于尽。在《哈》剧中,代表善的一方是哈姆雷特、乔特鲁德和奥菲莉亚;代表恶的一方是克劳狄斯,他弑兄霸嫂、强夺王位,以及他的走狗波洛涅斯及其帮凶。在这个混乱和黑白颠倒的社会,欲望所推动的人性之恶在弑兄霸嫂的克劳狄斯身上被集中体现了出来。这从另一方面恰好说明莎士比亚透过悲剧《哈姆雷特》所展示给后世人们的深刻反思。可以说,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恶势力一方个个都是自私、荒淫、阴险和狡诈。表面上,他装出对哈姆雷特慈父般的关爱,暗中则对他想方设法加以迫害,欲除之而后快。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圆滑世故、趋炎附势、钻营取利,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卖女儿的爱情,以女儿为工具来刺探哈姆雷特的用心。甚至哈姆雷特的昔日好友也被新王利用来监视哈姆雷特的举动。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应有的真诚与和谐,到处充满着欺诈与阴谋,即使是最纯洁的爱情也受到欲望之恶的侵蚀,被卑鄙的小人利用。可见,在私欲膨胀的时代,一切全都烙上了“罪恶”的印记。整个社会邪恶嚣张,正义消失,人性泯灭,这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莎士比亚悲剧集》第116页)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莎士比亚对人的欲望的放纵所带来的危害性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同时也流露出对理性、秩序和新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的向往和渴望。

哈姆雷特作为人文主义者,是善的典范,始终处于善与恶冲突的漩涡之中。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诚、善良、尊严和仁爱,然而也反映出他所受到的以野心、私欲、狡诈和残忍为特点的恶的象征者克劳狄斯一帮的穷凶极恶的陷害与摧残。尽管最终被恶毁灭,但是从中却能折射出莎士比亚的悲剧文化内涵;暴露和批判社会的罪恶与黑暗的同时,对人性作了全面和透彻的剖析,揭示了人的欲望导致人性普遍堕落的根源——恶从基督教文化中原罪即欲望中诞生。(《西方文学初步》第61页)另一方面,作为集善与仁爱于一身的哈姆雷特,虽然在与恶的象征者克劳狄斯对决中遭到毁灭,但是善作为正义力量的顽强抗争和绝不低头屈服的精神却充分体现了正义力量代表者的人格的高贵和伟大,闪耀着崇高理想的光辉,显示了人类趋向完善和寻求完善的不懈努力和自救的信心。所以,表面上看来是善的毁灭,其实,深层次去看则是恶的死亡。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却反映出莎士比亚对人间善的

渴望与呼唤。

其次，从《哈姆雷特》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哈姆雷特对基督上帝的笃信和崇拜。在第一幕第五场，当哈姆雷特怀疑父亲被害之事时，霍拉旭前来相劝。哈姆雷特说道：“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温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可是，来，上帝的慈悲保佑你们。…上帝的恩惠和慈悲保佑着你们，宣誓吧。安息吧，安息吧，受难的灵魂！”（《莎士比亚悲剧集》，第107页）在流传千古的名段“生存，还是死亡”中，我们更加清晰地发现一个怀有善意的哈姆雷特，一个嫉恶如仇的丹麦王子。当他下定决心替父复仇时，他念念不忘的是让上帝饶恕他的罪孽。他说：“且慢！美丽的奥菲利娅！——女神，在你的祈祷之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莎士比亚悲剧集》，第130页）奥菲利娅的善良处处体现在对哈姆雷特的关心与担忧上。她虽然无法知道哈姆雷特疯的真正原因，但是她没有埋怨他，而是悄悄地为他哭泣和祈祷。在第三幕第一场中，奥菲利娅说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陨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注目的中心…我是一切妇女中间最伤心而不幸的…”（《莎士比亚悲剧集》，第132页）

由此可见，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是人性完美与完善的化身。正如在剧中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赞誉人类的那样：是“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悲剧集》第119页）莎士比亚把他视为人文主义的最好的诠释和注脚。但在剧中，作为善的化身，他始终处在善恶冲突的漩涡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全剧的核心，而且《哈姆雷特》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以及

永久的艺术魅力都是通过他才得以体现。

4 结语

面对千古名剧《哈姆雷特》，我们的理解和欣赏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前人的“复仇”悲剧“生死”悲剧等的主题上，我们应该把视角延伸到莎士比亚对人性善与恶的对决问题上，从基督教文化和人文的关怀角度看待莎翁的《哈姆雷特》，一定会获得另外一种审美享受。

参考文献：

- [1] 阿拉伯姆·曾忠禄译. 简明外国文学词典[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2] 卞之琳.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3] 桂扬清. 埃文河畔的巨人莎士比亚[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4] 雷体沛. 西方文学初步[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 [5] 马中元. 《哈姆雷特》剧焦再论[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
- [6] 孙家. 莎士比亚词典[M].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 [7] 朱生豪. 莎士比亚全集(9)《哈》剧[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8] 中科院外文所.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9] 圣经[M].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37—40节.
- [10] 朱生豪. 莎士比亚悲剧集[M].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11] Holman, C. Hugh. A HAND BOOK TO LITERATURE Fourth Edition. The Bobbs-Merill Company, Inc., 1972.
- [12] Sitwell, Edith. A Note on William Shakespeare [M]. Beacon Press, Boston.
- [13] Fordm, Boris. The Age of Shakespeare [M]. Penguin Books Ltd. 1955.

Duel between Kindness and Wickedness

—Scrutinizing Shakespearean Hamlet in the View of Christian Culture

DING Li-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intends to scrutinize the world-famous play with the name of Hamle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put aside the study on “revenge” theme, “character tragedy” or “life and death problem tragedy”, and try to put emphasis on the theme of duel between kindness and wickedness existing in human nature in order to regard the classical traged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tap the latent cultural intensions.

Key words: kindness; wickedness; duel; Christian culture